孟子論仁與義◆朱榮智

宋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文天祥（正氣歌序）也說：「孔 曰成仁，孟曰取義。」孟子承繼孔子的 思想而加以發揚光大，孔子只談仁， 孟子兼談義，有時仁義合論，有時仁 義分述，皆有勝境。大體而言，仁、 義二字，都屬德行的修養，從孟子性 善說的角度來看，「仁義禮智，非由外 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無側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側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 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 猶其有四體也。」

所以，當告子主張：「性，猶杞柳 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 猶以杞柳為桮棬。」（《孟子．告子上》） 認為人之為仁義，就像折屈杞柳，做 成桮棬等盛酒器皿，人性本無仁義， 必待矯揉而後成。孟子則批評說：「子 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 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 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 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可是人 之為仁義，並非戕賊人性而成。人之所以不能行仁義， 就像牛山之木一樣。《孟子．告子上》：「牛山之木嘗美 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 所潤，非無萌藥之生焉，牛羊又從而 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 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 哉？」牛山之木，曾經非常茂美，因為 天天被砍伐，所以變得童山濯濯，人 性本來都是善良的，因為受到後天不 好的環境的習染，所以會日趨墮落。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 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 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同上）人 之為善為惡，只在一念之間，一念為 善則為善人，一念為惡則為惡人。孟 子說：「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 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孟 子．離婁下》）就是這個道理。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人之 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 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 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強調舜的偉 大，「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是順 著仁義之心而行，而不是為行仁義而 行仁義，不是因為仁義為美，才勉強 行之，而是自然而然，依乎仁義，行 乎仁義。孟子非常重視仁義的存心，「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 不知求。」（〈告子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同上）「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 知所以賽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 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 也。」（同上）孟子曰 ：「仁 ，人心也 ;義 ，人路也。」（同上）仁與義，似是而不同，仁 是存心，義是是非的判斷、行為的表 現。《孟子．梁惠王下》：「賊仁者謂之 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 一夫。」朱熹《集注》：「賊，害也。 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 天 理 ， 故 謂 之 賊 。 害 義 者 ， 顛 倒 錯 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賊仁者，

「凶暴淫虐，滅絕天理」；賊義者，「顛 倒錯亂，傷敗彝倫」。

孟子鼓勵時君施行仁政，「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 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 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 之 以 孝 悌 之 義 ， 頒 白 者 不 負 戴 於 道 路 。 七 十 者 衣 帛 食 肉 ， 黎 民 不 飢 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 子．梁惠王上》）「今王發政施仁，使天 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 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愬於王，其若是 ， 孰能禦之。」（同上）

孔 子 曰 ：「道 二 ，仁 與 不 仁 而 已 矣。」（〈離婁上〉）天子、諸侯、卿大 夫、士庶人，皆然。「天子不仁，不保 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 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 四體。」（同上）「今惡死亡而樂不仁， 是猶惡醉而強酒。」（同上）「仁則榮， 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濕而居下也。」（〈公孫丑上〉）《孟子．離婁上》：「仁，人之安宅 也;義，人之正路也。礦安宅而弗居， 舍正路而不由，哀哉!」仁是人的善良存 心，義是人的正確作為。人生往往有 許多的困頓、 疑慮、誘惑 ， 昧於迷障，難以取捨，如何才能有明確的分 辨、判斷，是要有大智慧。「居天下之廣居 ， 立天下之正位 ， 行天下之大道 。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 下〉）這是義的表現。孟子說：「夫天未 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 之世，舍我其誰也。」（〈公孫丑上〉）孟 子如何有如此的擔當和志氣，那是因 為他善養「配義與道」的「浩然之氣」。

《孟子．離婁上》：「淳于髡曰：男 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

曰 ：嫂 溺 則 援 之 以 手 乎 ?曰 ：嫂 溺 不援 ， 是 豺 狼 也 。 男 女 授 受 不 親 ， 禮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男女授 受不親，嫂溺而不援之以手，則是豺 狼也。所以，「大人者，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惟義所在。」（〈離婁上〉）齊王 餽兼金一百而孟子不受，宋王餽七十 鎰、薛君饋金五十鎰，而孟子受，弟 子陳臻以為「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 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 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公孫 丑上〉）孟子曰「皆是也。」因為孟子在 宋國有遠行，餽贐之禮應受;在薛有戒 心，為兵饋之，可受；至於齊國，「無 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 以貨取乎?」故不受。可見不是受與不受 的問題，而是應受、不應受的問題。

《孟 子 ，公 孫 丑 上 》：「不 仁 、不 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做不到 仁 、 義 、 禮 、 智 的 人 ， 只 能 當 人 僕 役，也不能當家做主，做自己生命的 主人，所以孟子特別重視這些德行的修養。

（本文作者為元培科技大學：通識 中心國文組教授）